

續資治通鑑

冊
三

卷之三

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八

起上章掩茂七月盡十一月凡六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

皇帝

建炎四年

金天會八年

秋七月癸卯詔諸道守臣自軍興

以來得便宜指揮者竝罷

斬神武前軍統領官胡

仁參于越州市宣教郎袁潭除名韶州編管坐與李

鄴同謀投拜又擅殺兩浙提點刑獄王翺故也尋詔

以翺死事贈朝請大夫官其家三人旣而言者以爲

翺嘗降敵比敵兵之去遂以印付翺不當褒贈范宗

尹主之卒贈翺一官錄其子云

甲辰執政奏以朝

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洪道爲建康府路安撫
大使司參謀官帝曰不可是又欲與呂頤浩同官趙
鼎曰頤浩之來尙遲今先令洪道往池州措置防江
帝曰此固勿害但議者謂頤浩多引用山東之人故
不欲遣且頤浩身爲宰相當收攬天下人材盡爲我
用獨私鄉曲非公道也先是中書舍人季陵入對言
彊敵之患已無寧歲焚劫殺虜幾徧天下夏則北去
秋則南牧往年休士馬于燕山次年移于河北次年
移于京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
張浚提兵已赴公安劉光世提兵已赴鎮江亟召亟
遣事尙可及若呂頤浩旣去朱勝非未來使七月受
命八月之鎮九月弓勁馬肥敵人向南兵不素練糧
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急與大臣謀

先遣軍馬儲運更擇賢副經畫以待其來不然雖位
望崇重號前宰相無益也今日注意將相非爲安危
實爲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哉至
是遂命洪道趣之池州權管本州及安撫司事以統
制官張俊李貴王進王渙所部合四千人隸本州諸
軍權聽節制洪道請用便宜指揮許之 戊申詔臣
僚至都堂自正一品外它竝在執政之下著爲令爲
劉光世也 辛亥金主命給泰州都統博勒和舊作婆蘆

火今改

所部諸穆昆

舊作謀克今改

甲冑各五十

先是金都統

洛索

舊作婁室今改

經略陝西所下城邑旋歸附于宋監戰

阿里布

舊作阿魯布今改

請益兵于是諸將會議于帥府宗翰

曰前以伐宋故分西師合于東軍而陝西五路兵力

雄勁當併力攻取宜令達蘭

舊作撻懶今改

撫定江北宗弼

以精兵二萬先往洛陽以八月往陝西或使宗弼遂將以行諸將曰陝西兵威非不足今叛服不常綏懷之道有未盡爾誠得位望隆重恩威竝濟者以往可指日而定當以皇子右副元帥宗輔往涖其事或于宗翰希尹中擇一人以往各具議以聞金主曰往者洛索所向輒克今使專征陝西淹延未定豈倦于兵而自愛邪關陝重城卿等其戮力焉遂命宗輔往洛陽治兵 乙卯金主命徙昏德公重昏侯于五國城以將立劉豫故也

〔攷異〕宋二帝徙五國城金史作丁卯宋史作乙卯蓋以北狩行錄爲据也繫年要錄與

宋史同今從之

金烏登路統軍錫庫傳金主命減去隨行宗

室官吏上皇力懇之不從乃謂從者曰遠道相隨本圖哀樂與共但事屬它人無如之何言訖泣下從者皆號呼而出于是宗室仲瑍等五百餘人內侍黎安

國數百人皆留從行者惟晉康郡王孝騫和義郡王有奕等六人而已 丁巳申命元祐黨人子孫經所
在自陳盡還應得恩數 丁卯金主如東京溫湯遣
高慶裔韓昉冊命劉豫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

〔攷異〕熊克小紀以金冊劉豫爲五月間事蓋據劉豫傳也張匯節
要作九月九日按九月九日係戊申故金史亦云九月戊申立劉豫
爲大齊皇帝世修子禮似戊申爲得其實矣繫年要錄載僞齊冊文
首云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若曰
云云是金人命使冊豫實在七月丁卯至九月戊申乃豫受冊僭位
之日故宋史云九月戊申劉豫僭位于北京也今從繫年要錄前後
分載又冊文云遣使留守西京特進檢校太尉尚書右僕射大同尹
兼山西兵馬都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二百
戶高慶裔副使金紫光祿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南陽縣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二百戶韓昉按金史不爲高慶裔立傳而韓昉
傳所載官職亦言之不詳
今附錄以備金史參攷 八月辛未朔浙西安撫大使

副使置參謀參議官各二員俸賜視雜監司自是諸
路以爲例 壬申詔福建溫台明越通泰蘇秀等州
有海船民戶及嘗作水手之人權行籍定五家爲保

毋得發船往京東犯者並行軍法 癸亥詔神武中

軍益選親兵通舊作六百人更三番入直禁中不隸

禁衛所命統制官辛永宗提舉之 甲戌詔日輪侍

從一員具前代及本朝關治體者一兩事進入 初

朝散郎知蘄州甄采以得柔福帝姬聞于朝會采爲

淮西都巡檢使劉文舜所破乃脫身從韓世清衛送

帝姬赴行在時帝猶在溫台先遣入內侍省押班

馮益宗婦吳心兒往越州驗視戊寅乃取入宮封福

國長公主

〔攷異〕柔福帝姬始封長公主宋史不載其日据汪藻浮溪集有草福國長公主制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于

面馳江右復興益壽宜充于禁衛又有代福國長公主奉迎隆祐皇太后起居表是長公主之封在隆祐皇太后未還之前明矣宋史高

宗紀以太后至自虔州繫于庚辰今從繫年要錄作戊寅封長公主

庚辰隆祐皇太后至自

虔州上出行宮門外奉迎因歷問太母所過守臣治

狀后性恭謹未嘗毫髮聞於朝廷然喜飲酒上以越

酒不可飲令別市醴后使持錢往酤未嘗直取也后
在禁中嘗微覺風眩有宮人自言善用符水咒疾可
瘳者或以啓后后曰又是此語吾豈敢復聞也此等
人其可留禁中邪立命出之是日拱衛大夫福州
觀察使承州天長軍鎮撫使薛慶及金人戰于揚州
城下死之宗弼旣屯六合縣欲自運河引舟北歸而
趙立在楚薛慶在承扼其衝不得進宗弼患之左監
軍昌自孫邨來見宗弼計事欲會兵攻楚州真揚鎮
撫使郭仲威聞之約慶俱往迎敵慶以是月戊寅出
兵己卯至揚州仲威殊無行意置酒高會慶怒曰此
豈縱酒時邪我爲先鋒汝當繼後上馬疾馳去平旦
出揚州西門從騎不滿百轉戰十餘里亡騎三人仲
威迄不至慶與其下走還揚州仲威閉門拒之慶倉

皇墜馬爲追騎所擒馬尋舊路歸承州軍中見之曰
馬空還矣太尉其死乎仲威棄揚州奔興化敵長驅
攻承州兵馬鈐轄王林出城迎敵不勝遁承州破金
懼慶復歸遂殺之慶在承久軍食旣足不復斂取于
民王官自京師至者館穀甚厚皆按格賦祿官兵隸
承州者月糧時帛舉如令給之至視其徒則戰士計
日廩食老弱計日受券而已金人自浙歸大寨于天
長六合間慶親率衆劫之得牛數百悉賤其估分畀
民之力田者民懷其惠亦賴其捍禦以自固敵假道
於承以攻楚慶不聽至是被害慶起羣盜其衆多驍
雋敢鬪慶臨敵勇亦能以少擊衆故慶死承州遂破
楚勢孤卒無以抗敵人皆惜之訃聞贈保寧軍承宣
使 癸未宣撫處置使張浚復取永興軍初浚之西

行也帝命浚三年而後用師進取及是金左監軍昌與宗弼皆在淮東約秋高南下浚度宗弼必將侵東南議出師分撓其勢召諸將議出師都統制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曲端曰平原廣野敵便于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且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議戰浚不聽復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遣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彬往渭州以招填禁軍爲名實欲伺察端意彬至渭見端問曰公嘗患諸路兵不得盡合及財物不足以供事今張公之來兵合財備洛索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今失不擊若尼瑪哈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己必先計吾不可勝與敵之可勝今敵可勝只洛索孤軍一事然彼兵技之習戰

士之銳分合之熟無異前日我不可勝亦只合五路之兵一事然將帥移易士不素練兵將未嘗相識所以待敵者亦未見有大異于前日萬一輕舉脫不如意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又自敵來侵因糧于我彼去來自如而我自救不暇是以我嘗爲客彼嘗爲主今當反之精練士卒按兵據險使我常有不可勝之勢然後徐出偏師俾出必有所獲彼所謂關中陸海者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則必取糧于河東是我爲主彼爲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因而乘之可一舉滅矣彬以端言復命先是吳玠以彭原之敗望端不濟師而端謂玠前軍已敗惟長武有險可捍衝突二人爭不已浚積前疑卒用彭原事罷端兵柄與宮觀再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諸

州羈管陝西人倚端爲重及貶軍情頗不悅

（攷異）趙姓之遺史

載金人敗吳玠于彭原店復歸河東張浚欲大舉問曲端有何計策端謂承平之久人不經戰金人新造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方可議戰浚不喜乃曰將軍持不戰之說豈可以當大將端曰唯遂納威武大將軍印猶用爲參謀時王庶亦爲參謀議論不協固辭遂以爲都轉運使隨軍而已浚發秦亭見兵馬俱集大喜謂當自此便可以徑入幽燕問端如何端曰必敗浚曰若不敗如何端曰若宣撫之兵不敗端伏劍而死浚曰可責狀否端卽索紙責軍令狀曰如不敗當伏軍法浚曰若不勝當復以頭與將軍遂大不協

與宋史異

浚遂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左副元帥宗翰問罪

宣撫司幹辦公事萬年郭奭力言不可浚不從乃以玠權永興軍路經略司公事遂取永興軍玠以功陞忠州防禦使 丙戌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孟忠厚乞蠲太母所過秋稅范宗尹曰頃已免夏稅若復蠲放慮州郡經費有缺必致橫斂帝愀然曰常賦外科斂及賊吏害民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賊吏死徙未嘗末減自今官吏犯賊雖未加誅戮若

杖脊流配不可貸也 己丑詔通泰鎮撫使岳飛以
所部救楚州時揚承二鎮已破楚勢亦危趙立遣人
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欲遣神武右軍都統制張
俊往救之俊曰敵方濟師達資善兵其鋒不可當立
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
鼎曰楚當敵衝所以蔽兩淮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
心俊曰救之誠是但南渡以來根本未固而宿衛寡
弱人心易搖此行失利何以善後鼎見帝曰江東新
造全籍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舉也不惟救垂
亡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爲養寇自便之計若俊憚
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命飛立腹背掩擊仍
令劉光世遣兵往援毋失事機 庚寅詔景靈宮神
御自海道迎至温州奉安 金人欲發陵寢河南鎮

撫使翟興遣其子琮及統領官趙林率兵自河陽南城至鞏縣永安軍邀擊之屢戰皆勝追奔至澠池而還九月辛丑建昌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請兵五萬人分屯建康等處內建康府萬五千人太平州萬人池州二萬人饒州五千人除參謀官劉洪道見管崔邦弼及李貴等兵約五千人韓世清約六七千人外乞朝廷貼足付臣使喚昔王翦伐楚謂非六十萬人不可終如所料杜充以五萬人祇守建康猶不免敗事況本路上下近千里多是緊要渡口今臣乞兵五萬委爲不多又言劉光世有部曲約二三萬人其勢稍彊乃可殫壓烏合之衆今臣素無部曲非得知兵政統制官及正兵二萬人難以鎮服衆心乞以神武前軍統制王玘所部前軍及諸臣巨師

古顏孝恭自隸又請招捕水寇邵青崔增及賜諸軍
衣甲詔賜樞密院見甲千副本路上供經制錢四千
萬緡米二十萬斛餘從之頤浩將行見帝言臣自去
國不知金人之實聞已渡淮北去然金人多詐而難
測臣比經四明見朝廷集海舟于岸上是必爲避敵
備夫避敵固當預辦然禦敵之計尤不可緩臣料聖
駕萬一避敵不過如永嘉及閩中耳望鑒去歲敵騎
追襲之事選兵二萬分爲二項一項浙西一項浙東
或據水鄉或扼山險邀而擊之使將士戮力如四明
城下之戰則無不勝矣萬一敵不渡江則願宰執預
爲之計俟來夏則遣北向分二萬由海道赴文登以
搖青齊分二萬由淮陽趨彭城以撼鄆濮蓋金人用
兵深忌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故暑月用兵臣前

後屢陳此計然安危治亂之要尤在人主能察願留
聖意 壬寅劉光世奏淮南諸鎮郭仲威潰散薛慶

身亡趙立不知存亡岳飛現在江陰軍不見赴鎮劉
綱以所部渡江赴行在散在南北岸作過金人見留
承州臣遣王德渡江過邵伯埭擒敵軍四百餘人詔
光世以所俘赴行在既而德自天長引兵趨承州不
得入斬所部左軍統領官劉鎮而還 甲辰太上皇
后鄭氏殂于五國城年五十二 乙巳詔劉光世岳
飛趙立王林掎角逼逐金兵渡淮時金左監軍完顏
昌圍楚州已百餘日鎮撫使趙立一日擁六騎出城
呼曰我鎮撫也首領驍將共來接戰南寨有二騎襲
其背立手奪二槍俱墜地奪雙騎將還俄北寨中遣
五十餘騎追立立瞋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立三